

社會小說

說部叢書
第十七編
二集

蛇女士傳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蛇女士者。英國孀雌威斯馬考。囊蛇爲戲。余因取以名吾書也。孀專主女權。去裙而
袴。且襪而見腓。舉鈴蹴鞠。騰擲叫囂。煙不去口。凡所論列。節節爲女子稱屈。必欲憐
於男子而止。雖行間師武。大師宿儒。聞孀之言。匪不傾服。至於開會演說。似乎女權
至是大伸矣。而華格醫生心乎此。孀決謀欲娶之者也。顧其二女。乃不之欲。亦節節
效孀所爲。長女習海事。次女習化學。舉平日蹁躚之長裙。易爲短後綉闌之中蹙策。
四徹其尤異者。則養龜飼猴。長歌奇喊。凡一絲一粒。均若與二女無與焉。於是醫生
大困。乃知女權之不宜昌。則誓絕此孀。弗娶二女。復帖然仍安於巾幘矣。畏廬譯此
書竟。笑謂冲叔曰。科南先生成此書時。固快意恐吾譯本出時。將爲天下女界唾罵。
謂畏廬居士者。今乃知爲頑固人也。此書何足譯。必譯之。以病吾女界。則平日稱賞
畏廬之譯本者。且唾棄之。若芻狗矣。冲叔笑曰。危哉。畏廬。余曰。女權之不昌。咎不在
科南之著書。在威斯馬考之蕩檢。夫所謂女權者。蓋欲天下女子不歸於無用。令有。

裨於世界。又何必養蛇蹴鞠。吃煙斗。始名爲權耶。孀之言權。惡少之權。非男子之權。男子自愛者。且不必是。胡至女子爲之。足以使人稱可。則科南之書誠乎。其與女界爲難矣。畏廬一心思昌女學。謂女子有學。且勿論。其他但母教一節。已足匡廸其子。其他有益於社會者。何可勝數。畏廬不精新學。亦不敢妄爲議論。惟云女學當昌。卽女權亦可講。惟不當爲威斯馬考之狂放。則畏廬譯本正可用爲鑒戒。且爲女界之助。想女界諸同胞。其尙不唾罵畏廬爲頑固乎。

戊申年五月中澣林紓叙於望瀛樓

蛇女士傳

英國科南達利著

仁和魏 易口譯

閩縣林 紓筆述

第一章

書中敍一人家之傭婦。一日謂兩主婦曰。吾對鄰第三家有人遷入矣。傭者言出見有兩老婦人促膝坐。愕然曰。確耶。即至窗下外窺。一人引窗奩自蔽。謂同坐者曰。摩尼加。汝幸自隱。勿爲彼人所見。摩尼加答曰。貝撤勿憂。吾安得爲彼見之。窗外本織草之場。細剪其端。平貼如毡。尙有玫瑰及雜花錯繡。草上羅列。如星躉。草場以外。格以短籬。則以木爲之。籬外望衡對宇者。有屋三楹。屋檐上。翹樓外。有月臺。可以遠暎。三楹之屋。離而不屬。非連楹者。二家已有人入居。窗上加奩。惟第三家。則爲新落之屋。草地尙未平貼。其狀適足居人而已。今日二姥俯窺之時。適有四輪笨車臨門而止。車中人已下。指揮御者舉車中物遷之室中。見一人就車下承此車物。積疊極夥。

摩尼加曰。貝撒是何物者。大類已撻之布丁。貝撒曰。是物蓋爲少年鬪力之所需。摩尼加曰。其新出之物又居何類。此時但見車中出兩巨物。其狀似瓶。以黃漆塗之。貝撒曰。此物吾乃弗悉。實爲練力之印度椎。此二姥深居樓中。宜其不復辨悉之也。後此續續而出。如啞鈴。綱板。體操之具。及諸物皆盡。車中始出一偉碩之少年。左手抱牛狗。右手執赤色之報紙。報中專敍鬪馬之事者。少年旣下。納報紙於衣囊。舉右手向車。如有所引。忽見車中有巨掌撲此少年之手。繼而躍下。一胖碩中年之婦人。二姥愕然。卽見此婦人麾手令此少年入戶。胖婦仍當門立。叉手腰齊之間。以足蹴門。似待車人更遷其車中之餘物。偶爾迴頭。二姥見此婦人已過中年。以外面目清整。尙有風姿。唇吻堅閉。似爲剛果之婦人。二顫極高。此二姥遙觀已隱。隱見其面上之皺紋矣。顧雖半老。猶然佳麗。而言語不苟。則大類希臘石琢之女神。雙眉旣曲。且濃黑無倫。覺面部中。但見此雙蛾。人亦不及加以他處之評駡。身材挺健。雖微豐而不失其莊重。至衣服頗不爲時世之裝髮。純黑而微微帶灰色。束髮而椎結於項。

加以小冠如男子狀。冠上可別爲女子粧者，則冠身錦帶之上，加以小簇之羽毛。此其標識耳。裙不拖地，雙腓微露，着方頭之革靴。二姥見此婦人衣着行動，已加驚駭。尋復見狀，則尤爲此老輩所不經見經聞者。車人入室，部署物事，既出，汗漬其額，厥狀甚憊。舉手索車值於此婦人。婦人予錢，車人呶呶似以爲薄。忽見此婦人張手引車人之領緣，力搖之，狀如貓之得鼠。又力推車人，及於車廂之下，抵其顱於車壁。凡三叩之，而屋中少年已出，稱曰：姑氏將命我以何事？婦人曰：我安有事，命汝指車人曰：妄人！汝後此敢輕侮女人耶？此遭適所以警汝耳。車人駭怪已極，亦噤不能答。徐乃搓手登車，驅馬而去。然後婦人整衣掠髮，昂然入室，鑰其扉矣。婦人既入，此二姥愕不可言。蓋窗外景物，此二姥目覩近五十年，而今日乃演此新劇，亦云怪矣。只撒曰：摩尼加吾輩殊失計，讓人也。摩尼加曰：然哉。

等二章

剛此二姥所居之地，實在腦五德愛乃利之間。方其地在幽陋，不喧之時，而倫敦都

會離此尙遠。此二姥之父老密司忒威廉在日，卽居是間。四周之地亦盡屬其人。居此者僅六七家。北風起時，乃頗聞倫敦之市聲，大類遠浦潮生，立而遠望倫敦，則但見天末微煙上裊而已。年復一年，都會漸推漸廣，覺紅磚之高屋，如蟲豸伸鬚，四分五達而出。此一片草場，纍纍皆成夏屋，老威廉之地逐塊爲人所購，土木之事日盛。一日，當老人逝時，屋之四週尙有空曠之狀。此二姥均老處女，躬承其父之業，及此亦將其餘地售人矣。卽此三楹之地，二姥初計亦決不售。尋爲公司諄促，則亦不能不鬻。因於木籬之外，作爲孔道，官中亦改其地之舊名。此二姥見迎面高樓矗起，則心滋弗悅。蓋二人清靜已久，惟患惡鄰，故省省用此爲憂。及三楹之屋落成，告白署曰：近有三間瑞士式之樓房，爲室十六，電鈴及熱水冷水之管，凡室中應有之需，匪不備用。尙有三家共用之毯場，一年賃一百鎊，購者則一千五百鎊，似此公道之價。賃者乃立至數禮拜中，第一屋已除其告白，賃矣。聞人言有退休水師提督燈物爾，以妻子入居。此言爲二姥所聞，知此家尙無忤，心亦安之。二姥翻人物表，果有燈物。

爾事蹟班班可考。蓋有戰功人也。始於布馬森之戰。終於亞立山得利亞之役。一生事實。若在列將隊中。可云閱歷經久之人。且其人匪但列名於戰將。卽拯人於死之事。亦累累見之表中。故不止得維多利亞之十字架。尤得愛爾白得之徽章。以此爲鄰。卽省擇亦不過此。其子哈羅而則在股票公司中爲幹才。燈物爾旣入室。而第二家復見貲矣。屋客爲醫生華格。在羣醫中鼎鼎有名。生平著醫書極夥。若爲之不已者。或竟得五等之爵。及醫學之院長。尋一病人死時。贈以多金。醫生旣擁巨資。遂不留心於著作。亦謝去本業。擬於退閒之時。讀書自遣。蓋此醫生嗜書而不嗜臨症。故去倫敦而野處。鰥居旣久。遂攜兩幼女同蒞是間。惟第三家無人。旣聞有人。故此二姥必欲臨窗窺狀。卜其爲善隣與否。顧此新遷者。但有二人。女曰密昔斯威司馬考。婿也。從子曰卻而司威司馬考。在勢言之一姑一姪。亦足相安。惟觀此孀雌之雄奇。及少年之勇健。則深悔其不應以地售人。是日下午。二人對坐啜茗。貝撒曰。摩尼加來者。固非佳然。吾地主之情。亦不能不盡。摩尼加曰。然。貝撒曰。吾已往拜密昔司燈。

物爾及兩密斯華格。今此威司馬考亦不能不前謁之。摩尼加曰。彼來居吾地分爲主賓。貝撒曰。然則明日行矣。摩尼加曰。早行爲佳。明日四點鐘。此老處女二人來謁威司馬考。衣古式黑紬之衣冠。長簷高拱之古冠。行次似兩老物。見諸文明之世。既至叩門。心中戚戚然憂。忽見有赤髮小童啓關。言密。昔司威司馬考家居未出。引入別室。似退閒之居。時雖春季。而屋中尙有爐火。童子將名紙入。二人甫坐。而幔後突岀牛狗。對客狂嗥。後向門狺狺而去。童子曰。彼蓋欲噬伊里莎也。蛇名因面二客而笑。遂往告主母。貝撒曰。彼何名。摩尼加曰。彼似言伊。苟語至此。大呼曰。紀綱趣見救。則縮足於榻上。呼不已。此時罐旁有方筐。伸一平方之首。二目作深綠色。引頸一尺。以外。卽屋中四瞭蛇也。其首伸縮之時。二客互呼不已。而主母已出臨門。言曰。何事既目囑筐中。方知二客之號。叫蓋爲此也。則冁然而笑。曰。卻立伊里莎復惡作劇矣。即撫慰二客。曰。此特一石蛇耳。二姥喘息互相慰勉。主婦曰。蛇方伏卵故未去。火伊里。

莎尙馴善其作此獮狀者蓋防人取其卵實則客有近筐戲侮之乎貝撒不能答。但曰摩尼加我行也。主婦曰客勿行且至複室同坐。因招手曰隨吾行彼間清爽不如此室中燠也。既至一書室中精潔可人積書三巨橱有巨案列各報及各種儀器。主婦指揮二客上座言曰二客誰長。摩尼加曰我爲適長口雖通名而心中尙防有不經見之物突怒其前。主婦曰承二鄰見覲吾心滋感吾二家宗旨不同而情誼則無間語後疊二足以背就罐而立。貝撒中卻卽曰吾二人奉謁果有可以奉助者無惜其力。密昔司新遷於此有未便之事吾請効之語未已。主婦曰謝二君盛意余老於江湖隨遇皆適無有不便者。余此次自馬圭沙島歸居彼間數月良適此伊里莎卽得自彼間余縱觀世界而馬圭沙島中風俗良足爲世人表率。摩尼加愕然曰何也。以何事勝人。主婦曰男女對待之分際勝耳。彼間離人而島居可以自爲風尙彼中女人勿論何適均與男子抗禮呼曰卻而司汝入就座。伊里莎何如者。卻而司曰伊里莎尙無恙。主婦曰此二尊客爲吾善鄰一爲密斯威廉一爲密司貝撒汝以冽酒。

至。延。客。二。客。曰。謝。主。人。吾。二。人。不。近。酒。也。主。婦。曰。客。不。需。酒。吾。乃。無。茗。供。客。吾。嘗。言。
婦。人。之。所。以。見。屈。於。男。子。者。正。以。所。飲。不。同。無。暴。烈。之。酒。性。及。體。操。耳。以。此。遙。於。男。
子。然。此。二。事。者。吾。實。兼。之。言。次。卽。於。鱸。次。出。十。五。磅。重。之。鐵。啞。鈴。舉。之。摩。尼。加。見。狀。
卽。曰。密。昔。司。聽。之。吾。意。女。子。有。分。際。有。責。任。詎。密。昔。司。不。謂。然。乎。主。婦。聞。言。啞。鈴。立。
墜。於。地。大。呼。曰。此。陋。俗。耳。何。云。女。子。之。責。任。而。女。子。之。責。任。又。安。屬。天。下。卑。污。服。從。
之。事。卽。女。職。耳。此。職。伊。誰。所。委。且。又。納。女。子。於。小。小。範。圍。之。中。此。例。又。誰。創。者。詎。天。
意。乎。實。告。客。此。非。天。所。定。實。吾。輩。大。仇。之。男。子。輩。所。定。者。卻。而。司。曰。姑。母。少。平。其。氣。
有。生。客。在。主。婦。叱。曰。卻。而。司。此。男。子。卽。汝。輩。也。權。之。不。振。正。爾。男。子。輩。行。其。私。意。鑄。
石。千。古。以。貽。害。於。來。葉。者。且。男。子。之。低。首。下。心。於。女。子。語。至。甘。醴。可。味。胡。不。加。以。試。
驗。今。但。少。侵。其。利。則。口。氣。且。立。變。而。不。爲。是。煦。煦。之。言。矣。試。思。女。子。習。醫。曾。否。有。醫。
家。予。之。以。文。憑。女。子。習。律。試。問。律。師。曾。否。加。以。推。引。至。於。牧。師。一。流。若。充。以。女。子。而。
禮。拜。堂。中。能。插。足。而。入。耶。男。子。之。待。女。子。若。曰。予。爾。以。銅。幣。汝。當。知。足。若。金。幣。者。汝。

安得嗜此卽男子口中所述女子之責任也。卻而司汝哂耶。汝哂我婦人爲人所欺凌而哂耶。雖然汝雖輕鄙而吾言實出金石。此二姥聞主婦言初亦甚懼及見卻而司委頓一隅而主婦鱗鬚怒張尙言其受凌於男子不期亦胡盧而笑。主婦言後卽鑪簷取雪茄以火吸之。噓氣如虹。言曰客乃不須此乎。余於腦力疲必吸雪茄此佳物也。且客不吸煙滋非倖福。客失之矣。摩尼加曰物固佳而吾及妹氏年事旣多且頑固不更事。乃不審有此倖福。主婦曰客若初試亦必不自適。吾輩有婦人議會能否一至。若見許者吾卽送君以入會之券。貝撒愕然曰女子乃有議會乎。主婦曰然。會尙未甚成立。然吾旣至是間必組織而成。且吾足迹所經必開一婦人自由之會。此間已覓得同志有密昔司三德森者。甚諱吾言。吾勢亦非孤立。實告二客。凡女子與男子爭權。非逐步抵抗不能爲功。復曰二客欲行耶。摩尼加曰吾尙有二處未行當往候。幸恕吾罪。甚願在此新居平安如願。主婦曰我無論何地皆視爲戰場。余日中體操夜中讀白老甯書推究女權。言旣卽曰再圖相見。卽力挽二客之手。其力無。

窮直送至門。二客迴首，尙見其立於門外。左手抱牛狗而口中煙紋直卷，而上檐端也。二客疾趨，貝撒微語曰：斯人可畏。吾行出大門，心始稍釋。摩尼加曰：今日或至而候我，未可知也。可否語我馬利亞，謝之以外出。

第三章

天下事有絕巨之事，乃起於細微者。使此三楹之屋隔而不通者，或居人終年不相聞問，未可知也。則吾書亦何由而成。詎知此造屋之人，偏爲是毬場爲三家相見之地。英人之視打毬，有同性命。於是燈物爾之兒哈羅，而及醫生父女常臨蒞是間，合主婦相見。而夏令未終，三姓已成通家之誼。如數年也。卽數人中大將與醫生交誼尤篤。蓋此二老閱歷既深，久疲而息，故深相投契。顧性質亦有不同之處。惟其不同，轉以反覆辯論中，深其交誼。二老雖罷業，然尙不忘其所嗜。醫生者日觀醫學報，又醫會所在，雖遠必至。且除舍爲己讀書之地。屋中尙列藥瓶無數。有時搏取生物解剖，以顯微鏡窺驗無已。卽其衣飾行止，雖舍業不治人，尙知其爲醫生也。醫生之年

在五十平頭或出五十以外然在行道時則專心於醫置家事勿問今則瑣事必察矣且其刲股斷臂時以人生命所關力矯之以鎮定故一切均不掛眼今日則臧獲偶顛倒其卷帙亦復不憚然亦自知其瑣瑣言曰方吾馬利亞生時_妻家務均彼司之故老夫自適己事而已今吾兩女亦足當家然實不如彼母之熨貼而周至故每觸一事輒懷亡妻實則此醫生亦自有清福覓徧倫敦能如此聰明賢孝及克拉拉與愛達者未易得也凡老父所悅者二女亦悅之克拉拉頗而窈窕風度矯然不羣稱之者幾謂有中宮之儀範妒者則以爲嚴冷不可近實則二者兼之人言未嘗誤也以克拉拉自少及長落落去人遠頗笑未嘗一苟而性情不欲取媚於同儕見地極剛決欲行則行白皙而黑睛情感之動輒見於眼波中而愛彼之人恒謂此二妙目足敵其小妹之美麗也克拉拉自遭母喪則獨立當其門戶凡彫彫之權溫清之事及撫育小妹咸引爲己任而愛達者卑逾其姑氏可一掌容少豐腴髮作淡金色二目則天然作孺穉狀瞳人之清隱含樂意口角上翹亦時時作笑容衣服力趨時

樣履跟極高。而衣之稱身。尤可勿敍。嗜蹴鞠。好跳舞。覺時光。咸不足其行樂。凡此者。皆其外象。而性情之淑。則純乎英國之閨秀。惡習一無所染。父及女兒之愛護。乃珍惜等於明珠。以此敍醫生家世畢矣。今當補叙大將之行狀。爲吾書筆墨之開場。大抵水師中人。多胖碩而喜樂事。若大將燈物爾。乃少異於衆人。既瘦削。深目而高鼻。去鬚而留鬚。觀者乃不審其爲水師大將。方以爲。儀規越矩之牧師。又類挾學生。旅行之教習。昏耄而微突。其頰舉動輕敏然。一身受軍中四十年之閱歷。故談吐至嚴重。無復輕剽。惟遇平等之人。則亦雅談雜出。以離奇之事。長日取行杖遊散。於外行時。昂藏尙挾。大將威儀。頰上帶瘢痕。則在三十年前。在礮隊中。爲一彈丸所中。至是而精神尙矍鑠。較諸醫生。年高十五歲。而觀者尙以爲大將。少醫生也。其妻自嫁大將。恒守空閨。在陸之辛酸。較諸其夫居海之血戰苦趣。尤甚。蓋成婚後。雙棲僅四閱月。後此四年遠別。不復相見。時大將遊弋於聖黑利納島。與奧大利亞間。大將旋家居一年。始小獲倡隨之樂。然一別又復九年。大將五年行太平洋。四年居東印度。一

年中得假僅三月而已。九年以後。又守邊五年。統英法交界中水師去家既邇。不時遙歸省視。此後復三年戍地中海。四年駐米洲。今既老歸田。夫妻白髮盈頭。其親密乃類新嫁。此二老於晚餐後踞爐而談。趣味竟與新婚無異。密昔司燈物爾頗而豐。二頰尙絳。自嫁大將相夫愛子。旣爲賢妻。復爲慈母。其居與倫敦密邇者。亦以愛子之故。若爲大將計者。必卜居地翁歇埃及。漢迫歇埃及近海爲得。惟心愛其子。則不能不近子而居。子年已二十有四。三年之前。大將有相識在股分。公司中司事。招其子爲侶。同治商業。各入資三百鎊。尙有一千五百鎊保險之券。用以爲質。於是大將之子。遂納身於金鏹洄洑之中。凡折息行用諸雜務。皆馴習其精處。尤知國中股票之盛衰。隨時吐納。以取餘利。子旣聰明忠實。人咸信之。因之付託者至夥。然子心深不謂然。以奔走市儈之中爲人宣力。於己意滋悖。夫以其子魁碩而英特。似以繼業爲佳。雖同業者致敬。寄託者輸誠。爲之父母者鍾愛。而子心咸不敢以不屑之意陳之。二老一日黃昏。大將方燕坐。夫人側立。以手按大將之肩。言曰。威廉吾觀兒子哈羅。

而頗怏怏不自聊賴。大將指窗外言曰：汝試觀此小不更事者其狀乃至。樂何言無聊。時窗方大開。哈羅而蹴鞠於草場。大將坐餐堂外。瞭了了見。卻而司方擲毬天中。醫生及密書司威司馬考。則繞場徐行。威斯馬考凜凜然。取打毬之網凌高作勢。醫生則頻頻點首。似答非答。哈羅而方側身。朱闌與醫生二女言。二女若委懷而聽。時陽光已偏。此兩女士身後之影亦引而漸長。臥於纖草之上。二女咸黑裙著粉霞之衣袖。簪而肩博冠以草冠。環以粉霞之帶。西落斜陽射光其絳頰。克拉拉沈寂而嫋婉愛達。則嫋嫋露其天真。此一小隊之人。人人見而動目。不止老將掀髯而笑也。因呼曰：娘乃不知兒子之樂也。稱妻爲母然爾。我二人託微波以通辭爲時。乃如昨日。當時吾輩之樂亦正如是。第當日以網打毬。尙未大盛。卽女郎服飾亦非如是。噫。彼時何年耶。吾乃不省記。或爲吾任迫。乃露迫船長之先也。夫人遂引手掠大將之髮。言曰：吾憶得爲爾升任大尉之時。大將曰：吾思安鐵羅。迫之兵輪。甚精良無匹。輕重大小與彼同者。彼行乃較他船速及十分之二。娘應憶在迫力麥斯海口。視我出洋。